皇清文穎續編

御製文

論

民生在勤論

左傳欒武子述楚箴之辭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咸知勤之爲要則庶政修而萬事理矣誠能日新其業而職思其居豈有叢脞曠游之患哉今夫天道流行乾健不息是以四時代運二氣

遞禮風雲雨露與日月列星盪摩於宇宙之間者天道之行健也人君法天勅命日理萬幾是以宵衣旰食制治保邦耳目心思與德禮政刑周匝於四海之遠者君道之不息也夫天道之行健人君之不息若合符節莫能外於勤之一言所謂要道也推而逮於卿士之列閭閻之間莫不從化勤其所職是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胼胝手足農桑富庶上下交勤百度之所以不廢弛也昔敬姜之言曰夫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又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與此互相發明貴賤之等內外之分雖有不同而朝夕兢惕各勉於勤自能遷善而寡過也人日習勤勞則日近於善矣日習惰弛則日近於惡矣如其不勤則爲學者安於下流而不能上達爲治者偷於事功而庶政怠荒欲求家國治天下平其可得乎故勤者夫人之所當勉者也若農夫不勤則無食桑婦不勤則無衣士

大夫不勤則無以保家公卿不勤則無以佐治其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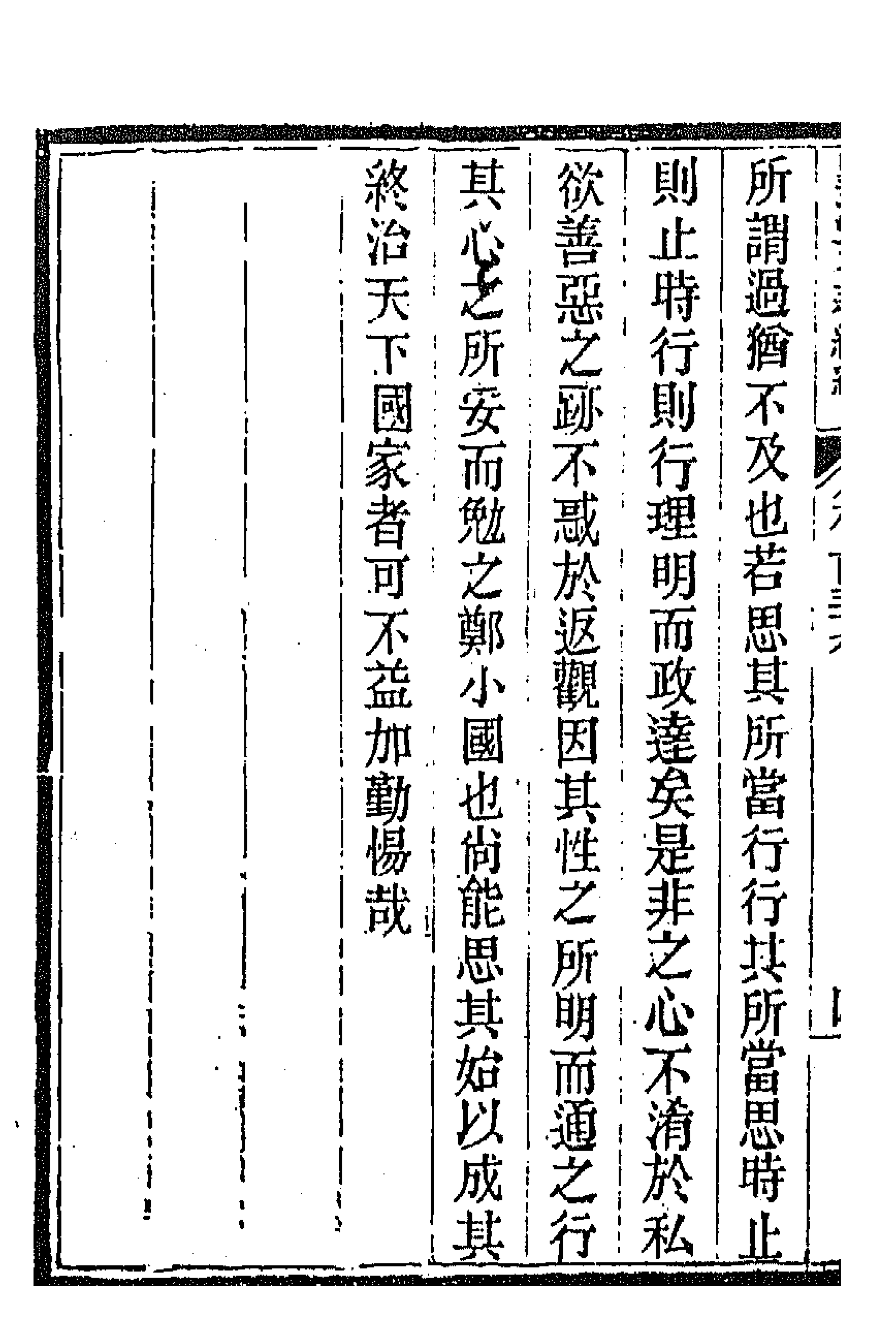
曷勝言哉書曰惟日孜孜可不戒與可不勉與

行無越思論

作聖作狂由一念而分從善從惡以積思而判故心專於事理而熟思審察於吾之分內則德業自臻於上達矣夫虛其中心觀事物之未來也必先審其機括究其始終思其義理之所當盡與職分之所當爲而不可越吾之疆畔也由是而行之則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矣是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富貴貧賤常變上下皆無願外之思故無越界之行而何

有於爲政乎此鄭子產告子太叔以爲政之道所謂行無越思者也無越思者思吾分內之事思而後行方無闕失論語有九思思理也唐魏徵有十思思政也心之精神無所不通而思之專一不出其位無妄思者自無妄行此爲政之樞機爲學之切要也農夫勤於耒耜必有疆場之限不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蟋蟀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小民尚不可越思則爲政爲學者當體此意也爲政者思不出位則百

僚各勤其所職旣無陵援自無廢弛家國天下可致太平矣爲學者切問近思深造而自得之則理道自然融洽無躐等而進無中道而畫淵源流通成章而達矣思不可數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君子之所深戒也亦不可不思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是知思之爲要廣矣大矣精矣微矣而其中有執中之道存焉執中之道因其時因其位擇善而思之固執而行之庶幾乎思誠矣三思則亂不思則罔



所謂過猶不及也若思其所當行行其所當思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理明而政達矣是非之心不淆於私欲善惡之跡不惑於返觀因其性之所明而通之行其心之所安而勉之鄭小國也尚能思其始以成其終治天下國家者可不益加勤惕哉

君子以懲忿窒欲論

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情也而其動而難制者莫如忿與欲心能和平則忿可消止於禮義則欲可寡德之所以修害之所以遠未有切於是者也聖人因陰陽損益之理而演其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斯義大矣哉夫損益之卦乾坤上下互相交易者也損內卦乾之三以益外卦坤之上則為損猶國取民以奉君身耗本而助末損之道也損外卦乾之

下以益內卦坤之初則爲益猶君施惠以逮下人降氣以滋根益之道也損其下而益其上譬諸址基不深固而高樓傑閣巍乎立於其上者有不傾頹乎故聖人深察損之象以爲治國修身之道其害在於忿與欲也爲人上者不忍一朝之忿則有言逆於汝心安能必求諸道小人怨汝詈汝安能皇自敬德不敢含怒如漢景帝以博而殺吳王之子卒釀七國之變忿之害也以唐太宗之納諫而尙曰恨不殺此田舍

翕忿之難制也苟不勝一念之欲則安能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若成湯安能菲食惡衣克勤克儉若大禹
至於齊宣王求大欲而不反其本漢武帝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皆由欲動而不知止也治亂所關其可忽
乎卽如人之一身以一朝之忿心不和平則必至於
傷其氣體乖於倫類故君子當致其中和而力懲之
以一心之欲念忽萌流而忘返則必至於精神耗竭
德行虧敗故君子當思其禮義而力窒之此二念者

皆當悔艾於已然之過防遏於未萌之時損其所當損而力止勇退也大則家國天下近則身心性命人可不加深察而體兌說艮止之用哉夫懲者息其既往之忿心即坤順之德也窒者閉其將來之欲念即乾健之德也由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損變而爲益盡美盡善通乎上下之道也聖人慮人不能以禮義懲窒其忿欲之心而冥然無所覺察受其損而不自知故因損益之理切於修巳治人之道發明之程子

教人於怒時觀理之是非是懲忿之方也孔子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窒欲之目也能如是以之修己則德崇以之治人則業廣損先難而後易由勉幾安豈徒一身一家之益哉

學然後知不足論

萬物皆備於吾性然必待學而後成大學之道通乎上下故自童蒙至於少壯親師取友敬業樂羣由下學而期上達由名物而致精微所以進不足者而求其足也天下之善無窮而得少自足學者之通病也人心之知無量而精益求精善學者之真益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學記之言可不深思乎夫志自滿者雖學而無成而不學者得一而遺十未游深山安知

園林之不足以盡蔥鬱乎未觀滄海安知川澮之不足以誇蘊藏乎不學則易自足自足則中道而畫愚者之所以終於愚也人性本明物理至賾致知格物學者之始事也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詩書六藝之文不學不知其難博也是非疑似之辨不學不知其難精也學明體而達用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篤近舉遠以新其民學之終事也克伐怨欲自以爲不行矣不學不知其不可爲仁也仁心仁聞自

以爲善治矣不學不知其不可爲政也是以王者立太學家有塾黨有庠天下相勉以善惟日孜孜於治己治人之道庶無闕失矣人戒自欺人戒自是切磋琢磨然後知闕失矣自滿而不學是自欺也一暴十寒由自足也精誠以求之而後知吾之不足其必資於學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猶好問好察以益其智故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加少以爲多誠知學之要也日進於高明而後知吾之卑陋日進於廣大而後

知吾之狹小夫豈肯安於不足哉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爲學之所以日益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天地以生物爲心陽剛陰柔迭消迭息靜極而動動復歸於至靜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乾元之德渾然無一息之間而純坤之後疑於無陽不知一陽已潛伏於下乃生物之心也在人則爲仁元者善長謹於獨知應乎萬事天人之道一以貫之也夫寖微寖滅陰積日久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或息而一陽來復乾健之機日長萬物莫不資始焉生生不息天之德

也消長相因天之運也陽剛發機於下自隱而現由漸而盛順其太極之理太和之氣四時代嬗而星紀爲首陰柔沍結而消雷雉雊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象一陽而承五陰生物之機源源不竭陽氣在內充實流行在人則爲道心道心者陽也人心者陰也嗜慾藏於心而不能克己復禮人心雜於道心日流於下而不自知矣人性本善由物欲以蒙之然其性靈不泯日至月至一念之善豁然明暢則如

天之一陽來復人之夜氣不息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必至於精一之域道心人心善惡自剖善長而惡消矣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善於法天而復性者也天之道轉旋不息無心而化醇萬物陰極而陽生聖人以爲天地之心於此可見也剛反則亨天之至德萬物受其澤而不知故乾元資始坤元資生由微而至於高

明廣大陽剛順動陰柔漸退天地無心以萬物爲心
聖人無情以萬民爲情消息盈虛之理不期然而然
扶陽抑陰之道聖人之所獨得也孔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而化成聖人不言而教
行周之郊也日以至王者每歲冬至於地上之圜丘
祀天所以合天心也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
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所以
養微陽也君子體天地生物之心察二氣遞禪之道

順而養之推而廣之乃合乎天行也復之一陽初動仁也始生之時茫眛不知固若靜矣然動之機日長而萬善莫不生焉此天心運行之初中和位育之始於是謹之所以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者豈不要哉

寛而有制論

爲政之道不出寛猛二端發於人之性情應乎事之當否自古聖哲克寛克仁以懷保蒸黎其去邪佞扶善良整飭天下有經有權乃可垂法而無弊也若專尚寛柔無義理以節制之因循廢弛漸至於頽敗不可救藥矣周書君陳之篇曰寛而有制爲政之要言也夫制治保邦設官分職擇其賢者使司牧之天子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由政之大端本於仁厚而

能培無疆之休各有經緯而能遏陵夷之漸舜曰敬
敷五教在寬皐陶曰御衆以寬商書曰代虐以寬三
代之君未有不以寬得天下者也卽劉季之豁達大
度所以易秦嬴楚項之暴者可觀矣然鄭子產曰惟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太叔不從卒與萑苻之役是則無制之寬而非寬之
不可行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此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之說也惟明察是非之當而其大
本終主於寬推廣仁義之源雖於小節不撓乎法若
狃一己之私心惑一偏之小數邪正雜糅闒冗成習
則百弊叢生民生轉受其累矣論語曰寬則得衆君
子之得民心固不出乎寬誠能觀其樞機辨其當否
執中道以行之存至誠以應之一張一弛剛克柔克

則天下大治天之所以成四時者陽常主大夏陰積於空虛然溫長收藏而生殺之權造物所不廢也人君法天行健日理萬幾進賢才遠小人去朋從之私敦德禮之治主於心而有節應於事而無偏則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宜矣成王繼文武之大業而於用人行政必勉之以寬仁又恐其懈惰而必繼之曰有制斯可以爲治天下之大法也歟

思其艱以圖其易論

民生天地之間安常處順共務乎衣食之源而後得全其性命保其身家是以司牧者必先識其本圖念其艱難而專治之使民得各盡其力焉然後耕田鑿井食天和而忘帝力而治功成矣是故人君建中百寮襄贊惠施於下民使無不各遂其生生之本周室京鎬開基肇有西土至於穆王王業未衰其命君牙曰思其艱以圖其易誠治世之要也民爲邦本本固

邦寧治國之瓛首重者民生也人君勤於政事孜孜於宵衣旰食所慮者惟民民旣安於常經而後釐其庶務不難矣耕夫蠶婦各有其所圖然必有所以啟迪之者也成康之世刑措幾四十餘年能承祖宗之仁不敢荒淫民輸誠悅服而天下治顧君心所繫惟就民情之苦而早夜以思畢力以圖然後民得享飽暖而樂熙皞夫飢寒之於民最切而啼號之境氣象愁慘勢危而景迫暑雨祁寒小民之怨咨莫解也所

以先正舊典當懷保小民鞠人謀人專心勤懇全務乎此籌畫之不已而又積思之凡以爲民衣食之計紀綱全備纖悉詳明所謂乘天之時因地之利莫不順導之或圖之於事先或圖之於事後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已先憂後樂凍餒免而家給足民生在勤勤乃有濟何易言耶從來創業之君承民之亂而有天下守成之主得民之情而撫四海后之克艱莫先於民故曰養曰教圖之無窮行之有序已飢

已溺念切於九重功施於萬姓權度於難易之間必思其艱而圖其易則四海樂含哺鼓腹之風萬姓享食稅衣租之利矣謨烈具在稼穡艱難惟篤忠貞以服勞王家者斯能守虎尾春氷之凛以纘文武成康之緒而所以式和民則者惟兹一言揭其要也

聽德惟聰論

人君撫保邦家必飭其威儀視聽言動靡不各得其當而於聽尤爲切要也蓋聽者親賢臨民採善言而進之屏邪說而遠之其所以能辨其是非察其邪正者惟主於聰也德者聽之則也曲直之言入於耳而感於心惟聰能辨之惟德能精之伊尹之告太甲曰聽德惟聰斯言盡之矣人生之初有物有則耳聰目明秉天性之純良無私欲之交感至於成人以底有

位淆之者多人心寖長而道心寖消則耳目曠其官由私欲以蔽之也人君置敢諫之鼓誹謗之木東序西曹交相進言擇其善者行之不善者去之以成治道不然則耳目壅蔽其能洞悉民艱乎夫垂旒蔽目非蔽其目也欲人君之不邪視也黈纊塞耳非掩其聽也欲人君之屏邪說也豈真如聾如瞽無所見聞乎舜明四目達四聰所以成大聖也夫目惟不邪視而已制之尚易而聽則所關尤大何以達其聰容納

諫諍雖隔九重之上而知民之疾苦無所壅蔽上下同心君臣合德矣進賢退不肖親君子遠小人其察之之道不亦難乎當其進言之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未有不悅於心而易受也其孰爲德孰爲非德不能辨也惟內主於誠幾先於覺操存省察之功不容少間雖耳聆萬言而心執一柄以大公無我體人之情不以逆耳拒忠告毋以邪說亂正言執兩用中內誠而外聰雖有蠱惑之言烏能動吾心哉易曰

閑邪存其誠欲防其邪必積誠於中則應於外者自能聰察也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體政而在治忽用成君德而正民風莫先乎此人主至剛至明形端表正至虛至靈臨事居敬五事敬於一身而於聽爲尤要其應庶事則以聰察之伊尹之言可不體諸

祁奚舉仇舉子論

公卿大夫立於朝廷之上進賢退不肖舉旣得其人用必措諸事若果賢也雖仇讐與子姓且不蔽其美若果不肖也雖嫌疑與親暱不敢挾其私斯能存大公而益國家焉觀夫晉祁奚之舉解狐其讐也舉祁午其子也是知其賢而不敢有所爲而避之也晉室中衰悼公纘緒用人於三軍詳愼簡練擧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是能㤝文公

之業而其臣僚亦自比於原軫狐突故進賢不避仇不失親如祁奚者誠上下同心君臣合德也夫薦賢非必擇其仇而進之以邀譽也使其仇者非眞賢是徒欲沽虛名而無濟於公室然賢而抑之則李德裕之惡白居易也以朋黨之私心而蔽是非之公鑑可乎親親而仁民理也庇其所親庸人也矯而引嫌中人也使其子非眞賢亦何取乎內舉雖呂蒙正之舉夷簡亦得失參半耳比而觀之若叔向之於叔魚得

之矣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不以私恩害公議也祁奚舉得其人故君子韙之使狐午不類則豈可爲法哉漢末桓靈時閹宦用事何進輩欲去之而不能聽袁紹一言召董卓統兵至京師卒之漢祚淪夷夫何進與卓雖非譬比然豈不知卓之凶黠大憝哉迫於難爲之勢舉非其人更速其禍也王根薦王莽於垂死之際以其巧飾虛名而信之漢之基業因莽中絕根悅莽之詐賢而不察

其實行徇一己之私心亂漢家之宗祏終基赤族之禍根之罪也舜殛鯀而舉禹周公誅管蔡而任伯禽康叔冊季齊桓忘射鉤而相管仲解狐不以私怨入公門王生薦張柳朔於范昭子趙母不私其子括此皆可為法者也治天下在得人百官臣庶推賢讓能朝廷辨其優劣而用之天下以治否則貨緣比黨惟務一身不以國事為要轉相恩怨舉錯亂矣叔向之贊祁奚曰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謂盡善也抑用

人有本漢儒有曰君心正而朝廷百官莫不歸於正
蓋得用人行政之先務歟

六計以廉爲本論

聖王治世之道任賢舉能因才器使而總率臣僚臨民圖治其大端歸於廉潔以爲之本事機之來紛紜錯綜百務畢張必能躬行節儉力清其源杜貪墨刻削之徒獎廉潔正直之士則吏治得人而民受其益矣周禮天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鄭康成注謂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

本蓋廉者士之所以守己而立體也才智者士之所以幹事而致用也體備用全本端末盛是爲成才本有餘而末不足者可以節取末有無體而可效用者也廉善者善其事有仁心而有仁聞其心則愚其守則廉也廉能者治道周施政令徧舉旣歷試而無遺達盤錯而咸理其才則能其德則廉也廉敬者恪恭乃身無怠厥職于位不懈于心不貪也廉正者遵道而不撓於法紀直己而必守乎官箴直其正方其義

也廉潔者監於成憲不愆不忘師厥典常不茹不吐守官者潔守道者廉也廉辨者析理則無所游移治事則辨然剖斷若留連不決因循非廉者之所爲必有私心雜乎內也六者之器雖不同而心則一本於廉能以廉爲本又計其功過多少而輕重之也取人者孰是道而用之則唐虞之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孔子之視以觀由察安而人焉廋豈非才德全而盡善以成治者乎若不以廉爲重則尸位素餐之輩

簠簋不飭之失貪饕無厭叟訴無節漁食小民叨竊名位恭闒去貪去詐者矣未聞使貪使詐以爲治者也故敏幹而不貪者智士之風也正直而不阿者君子之行也憸邪而苟求者小人之流也諛佞而面從者讒諂之端也觀其蹈乎仁義應乎法度克盡厥職修身處位若而人者廉行之君子治民之良吏也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大學惡聚斂之臣正誼者不謀其利故周易譏負乘之事常人之情入於貪易而返於

廉難若不能潔巳雖有六事之美君子不取況不廉則六者必僞古之所謂民賊也抑又聞之大臣法則小臣廉君心正則朝廷正故仲虺之誥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爲懋官懋賞之本

宋襄公論

王道衰而二伯之職廢於是乎有霸霸之興自衰世始也當春秋時諸侯侵畔強凌弱衆暴寡無方伯統治不朝王室有年矣齊桓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葵邱之盟河陽之狩雖無實力於王室然率諸侯以朝周尊卑分而霸業定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如二君之盛者也宋先代之後賓客之國也齊桓爲霸首重得宋每會先從三十餘年武勇不黷民不知兵宋

國號稱無事焉襄公乘數十年培養之餘復際齊桓謝霸之初奮志有爲首定五公子亂立齊孝公救孤恤寡當日內外諸侯未嘗不大有望於襄公也而卒之身死國辱爲天下笑不惟霸業未成無齊桓晉文之烈且無鄭莊齊僖之强其故何歟襄公以不仁之資虛名取禍不度德不量力知賢而不用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謂之霸宋國之力自固有餘服人不足襄公方見齊霸之盛而遂值其衰敗齊師於甗圍曹不

服執滕用鄫一歲之中三國俱病襄公視霸業易圖以爲代齊桓之盛未爲難也其視霸也易故其志遂驕伐三國而心不足觀天下諸侯皆可以僞欺假取煦煦孑孑之仁義所謂以人從欲尙有濟乎旣而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嗟乎宋亦愚矣中國之所甘患者止一楚耳齊桓公經營二十餘載合天下諸侯以伐楚召陵一盟僅獲責貢蕞爾宋國輒欲主盟以挑强鄰之釁楚覩虎視眈眈竊窺中國無隙可乘

因襄公之召聯鄭以伐宋自此楚益强横宋襄實啟之也楚成王佯許其言以誘之秋執冬釋宋之無君也三閱月矣襄公身罹其難尚不悟而伐鄭敗泓傷股身死可哀也夫叩鼻衈社小國是忍重傷二毛强敵猶恤師敗自解尚曰王者之師其昏愎無恥可知矣初公之立也以子魚爲左師自是以來每舉必諫倘用其一言猶可弭禍襄公知其仁而不能聽其謀愎諫自用莫此爲甚徒要名於當世貽笑於後人也

豈不偵乎

姚崇以十事責難論

姚崇爲救時賢相當開元初承武韋亂政之後元宗受內禪奮發有爲舉元之以鼎鼐重任不爲張說姜皎所沮是其知人之明也元之觀帝大度銳於求治惟慮其心不堅始勤終怠故爲十事陳說於君先責難而後受職其忠讜可述也首政先仁恕二不倖邊功三法行自近四宦豎不預政五絕租賦外貢獻六罷戚屬用事七接大臣以禮八開受諍臣九絕道佛

嘗造十鑒祿莽閻梁之亂為萬代法皆切於當時之務明乎治亂之幾雖魏徵之十思十漸不是過也蓋嘗論之王道之本必先仁恕而後政刑武氏開告密峻刑法以繩下元氣傷矣唐之亡而復興者太宗之德澤入人深也崇首以為言可謂知本矣懷遠以德自勝者強若窮兵黷武不知休息則外張而內耗惟安內以撫外所謂不倖邊功也近戚私臣褻狎便佞玩視憲禁庇而不究長其傲恭養其驕橫無所不至

矣蓋若無論親疎一秉公正賞罰分明而凶慝斂跡
所謂法行自近也閹宦寺人惟俾其灑掃以供使令
豈可司以喉舌聯結內外太阿倒持禍起肘腋宏恭
石顯張讓曹節可爲殷鑒所謂宦豎不預政也租賦
惟正之供而公卿方鎭別求珍奇難得異物貪緣苛
索剝生民膏脂以供玩好博進取之階開苞苴之門
最宜力絕所謂杜絕貢獻也外家貴主盛於兩漢唐
踵其弊威勢赫灼不任臺省正保全之也寵以祿位

是速其禍所謂罷戚屬用事也大臣膺重命受顧託
接下以禮則事上必忠傲慢狎侮則君子遠而小人
近中庸九經曰敬大臣所謂接之以禮也舜達四聰
禹拜昌言人君高拱九重蒙蔽者衆惟藉諫諍直臣
陳小民疾苦補政事闕失太宗以此致貞觀之美所
謂開受諍臣也釋老清淨本屬異端置而勿論可也
乃反崇禮造寺觀祈福澤動累鉅萬有損於民無益
於政所謂絶道佛營造也呂祿王莽閻顯梁冀皆以

椒房之親竊覦神器唐之武韋更足寒心所謂推此

鑒戒爲萬代法者言之尤戚戚也此十者通乎古今

中平竅要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元宗初用其

言遂成開元之治幾於貞觀及姚崇宋璟卒韓休張

九齡繼罷專用李林甫楊國忠愿反其言卒釀幸蜀

之禍以無罪誅瑛瑤琚而羅鉗吉網橫行則仁恕之

本撥矣奚契丹吐蕃吐谷渾突厥南詔安南大食四

出用兵而邊將偏重則安史之亂成矣五家爭道而

昌裔免官則法不行矣高力士典政楊思勗典兵則宦豎肆矣宇文融以緡錢數百萬入官張九章王翼以進獻精美寵擢則貢獻濫矣楊釗執政則戚屬橫矣杖流祕書監姜皎杖殺太守李邕而公卿辱矣林甫喻仗馬黜杜璡而諫諍路絕矣祀九宮貴神聞空中神語陳希烈以講老莊進而異端盛矣武惠妃楊太眞相繼嬖寵遂成禍本則尤及身蹈之而不悟者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元宗之已事姚崇之

法言豈非灼然龜鑑哉

皇清文穎續編卷首四十

御製文

論

張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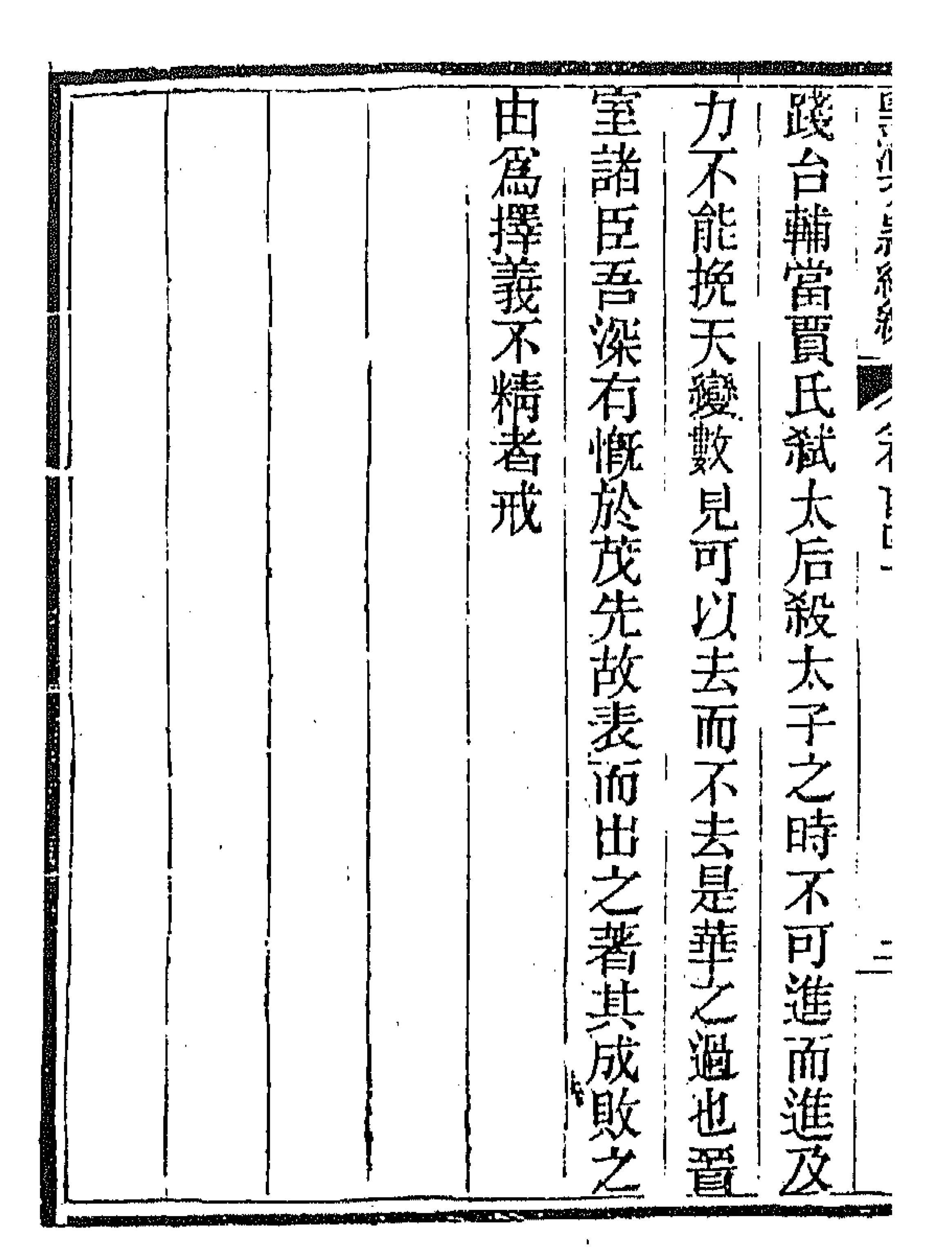
士君子立於朝廷固當盡忠竭智亦必審天時察人事不可貪位取咎徒爲後人所惜非明乎事理決於去就者豈能免於失身哉當亂之將萌既不能弭患於未然又不能翦除乎惡逆而徒尸居委蛇死而無

蓋於國若張華者豈不痛哉華負其才名昧於禍機羣小得志國祚將傾而安處高位自謂有如丹之忠而無保身之哲遂使奸雄肆惡華死之後晉室播遷誰釀之也華少通經籍明天人之學彊記默識算無遺策故伐吳之役武帝與之協謀力阻衆議而兵興之謀籌計運漕決定廟算雖蕭何之功殆將庶幾賈充陷害武帝不聽用其計卒能平吳天下一統論功行賞匹於羊祜名重一時聲譽日盛及帝問以誰可

託後事乃薦齊王攸由是徵爲忤旨出爲幽州都督護烏桓校尉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朝野咸歸望焉後帝因馮紞之譖徵入爲太常因事免官及惠帝卽位以爲太子少傅楊駿被誅賈氏將廢太后華力諫不從太后竟爲賈氏所弑人倫乖喪綱常斷絕賈氏之罪天地不容晉惠之昏周幽爲甚華以先世老臣深明理數當此之時闇主虐后奸人權官布滿於朝豈不知天下之亂將起爲華者力能救則救之不能

則去之進不違忠退不失義大臣之道也而徒區區作女史箴以為賊后諷彌縫補闕自謂無患及賈氏謀廢太子劉卞之策雖屬行險而式乾之諫豈能救乎後聽人言欲除趙王倫孫秀而不果及倫廢賈氏辭連及華誣為逆黨遂致喪身豈不深可惜哉初華之未敗也其少子韙以中台星拆勸令遜位乃以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不從其言夫華夙稱博物洽聞而反不如孺子之識何哉蓋貪位愛身勢令智昏

自取夷滅耳誠能聽其子之言遜位高蹈豈不全身保節終爲晉之純臣惟其見幾不明甘心亂朝同流合汚莫能區別雖身死無補不可爲義不知者猶以爲賈氏之黨吾獨爲華寃之若明去就之分察治亂之原爲賈氏而死何如爲適而死況未必死也嗚呼士君子致身於朝不可恃才名而志功利遇急難之時適足以爲累若華者雖學業優博辭藻溫麗亦有愧於鷦鷯之賦矣亂世之臣竭忠爲難張華負德望



踐台輔當賈氏弑太后殺太子之時不可進而進及力不能挽天變數見可以去而不去是華之過也晉室諸臣吾深有慨於茂先故表而出之著其成敗之由爲擇義不精者戒

迎長至論

天不言而歲功成聖人不言而品物亨古今之理萬世不變者也五行宣其序四時布其令天地生物之機源源不息故葭灰應律黍谷回春考人事而驗天時順節氣以宣物化敬授人時欽若昊天堯之所以聖德同天民無能名者蓋心與天通誠孚上下所以成聖治也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其理幽遠請試論之蓋聞祭者人君報本追遠崇德

報功故禘嘗之義載於經籍而有五廟七廟之制羣
昭羣穆之文詞繁典重致謹於祭而未聞郊祭焉月
令人君春夏秋冬各因其時隨方以迎施慶占豐布
德兆民所以順天時也而迎長至之典始見於郊特
牲而大禮備焉夫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一日之間其
驗可見故剝爲純陰之象復爲一陽之初氣感循環
一消一息寒暑相推而歲成陰陽震盪而時復剝盡
而陽生積陰之下一陽初復天地生物之心幾息至

此乃復可見考其氣之復則見於子時之半於冥漠無朕之中生機縣密發於其中其始也幾微易簡無痕無象而六陽之義已兆於斯矣今夫天秉陽日爲陽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且陽者君象也陽復而君象彰明殆天之所以斡旋乾坤函括萬象總基於是故味淡聲希而生物之心已見養育微陽斯聖人之道益明郊祭之典大報本反始也日短極而漸舒乃陽生之明驗天道之最深切而著明者莫過於此聖

人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何處不見而獨於長至見之乎蓋陰陽之關鍵兩儀之槖籥氣機之轉悉著乎長至焉聖人爰啟泰壇肅將禋祀初陽來復相協厥居至誠昭格樂六變而天神皆降祇迎之精意洋溢於雲和琴瑟靁鼓靁鼗中矣迎長至之說聖人三致意焉

原軫論

古之名將必有過人智勇綏國家殄寇盜不可枚舉然名將之才盛於春秋當是時周室衰危羣力競起晉楚齊秦迭為盟主蓋以利害而言去王道遠矣五霸首齊桓次晉文城濮一戰克定霸業使天下諸侯望風款服雖強悍如楚之君臣亦屏息屈伏此非獨晉文之功乃首舉原軫用得其人也夫先軫乘楚子圍宋有隙可乘告晉文以定霸樞機於是乎在狐偃

贊之遂決意救宋伐楚乃用郤縠將中軍處原軫於下軍之佐侵曹之際郤縠死於是超拜原軫爲帥蓋天方授晉故假手於軫以成霸功非晉文知人上德亦不能盡其用也以子玉恃強驕暴而軫以定人爲先蓋非勇而無禮者矣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少長有禮其嚴可知也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狐毛欒枝僞退而後軫以中軍橫擊之使上軍夾攻之此皆軫之謀也文公歿秦穆伐鄭滅滑軫乘可取之機

壘經與戎一戰盡禽三帥襄公信文嬴之言釋令歸國軫激於一怒不顧唾君何其勇而忘禮也及白狄來侵免冑赴敵而死亦可哀矣夫難得者才也原軫不遜於上自知其罪引咎深悔干冒鋒鏑人孰無過過而能改聖人所許獨奈何以跋扈之嫌而徇匹夫之諒哉彼孟明沉驚不可縱歸忿心所生鮮能自克豈知襄公忘秦施而搆秦怨明於利害而昧於王道也哉雖然報施救患仁也取威定覇義也分田畀宋

智也中軍橫擊勇也若軫者其猶不愧古之名將也歟

唐代宗論

自古創業守成之主同功異途總歸於治蓋聰明睿智足致太平隱忍柔懦必滋奸慝也吾觀唐史至代宗時未嘗不廢書三嘆曰嗟乎柔懦之害甚矣當明皇寵任楊李釀成安史亂階倉遽幸蜀兩京淪陷賴天未厭唐兇徒授首肅宗自即位靈武內有李泌外有郭子儀李光弼又借助於回紇僅能克復兩京草定朝制巨寇尚存奸邪又起李輔國張后表裏煽禍

竟殺建寧劫遷西內此忠臣義士憤惋不平而代宗隱痛於中雖爲太子亦如燕巢於幕其不爲輔國所譏者幾希及帝即位若首正輔國之誅肆諸市朝一武士力耳乃舍此不爲以天子之尊行盜賊之伎可愧甚矣雖去輔國復用程元振魚朝恩分掌禁兵職居權要既厭之而復用之用而寵之寵而殺之帝之胸中毫無定見雖受戮之人豈甘心乎當是時李泌顏眞卿可相也而處之閒地汾陽可將也而信任不

專所用者元載僕固懷恩之徒吐蕃入懷恩叛賴子儀削平之旣而節度使擅據方面自稱留後不聞有討罪之誅賞罰陵替天子之柄倒持有唐之亡兆於此矣且夫代宗之爲廣平王也收東京時回紇剽掠王叩拜之言生民大幸觀其虛懷卓識大有過於人者及即位後頓非前日比何哉人君爲天下之主苟不用賢才豈能成治且李郭之賢代宗素所親炙盡徇於利則親疏蔽於私則公廢用聚斂之臣暱閹寺

之黨遂使河北諸鎮士卒陵偏裨偏裨陵主帥爭兵奪地儼然敵國土地人民盡歸於彼帝晏然處之因循不問跋扈之徒益逞其志是豈人主馭下之道而有唐天子擁虛位而已嗚呼廣德永泰之政無可紀者雖罪三官誅元載然皆陰柔詭譎無剛明英果之氣而使方鎮專恣將卒暴橫尤可嘆者也惜乎鄴侯之賢汾陽之忠真卿之節知之而不用用之而不盡吾怪代宗天付之賢材而棄之尚可論其政乎貞觀

之治所以不復也

唐莊宗論

人君馭天下之道當守之以正行之以仁親君子遠小人未有不享國久長者也開創之主不得不用干戈以定四方然既定之後當休兵息民則垂緒無窮若以亂易亂是亡秦覆轍烏足濟哉余讀五代史觀其得國之由惟後唐差勝然不旋踵亦亡由莊宗爭戰之才有餘創垂之道不足故也夫後唐出於沙陁本姓朱邪自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平龐勛克用復京

邑有功遂據晉方拒朝命亦不爲無罪然較之朱溫賢且遠矣莊宗劬起於沙場百戰之間克用歿嗣爲晉王仗大義以號令天下糾率鎭定欲滅梁而興復唐室外有周德威李嗣源將兵內有張承業經營軍費其志亦大矣其名亦正矣莊宗身臨行陳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旣滅燕志漸驕胡柳陂之役周德威敗死而再戰大捷後得傳國寶陰有稱帝之志雖稱天祐亦虛名而已張承業齎憤以歿蓋無所忌遂

稱帝號蓋非心乎唐者明矣莊宗初志豈欲混一區宇安民和衆哉亦不過偏安一隅耳而天厭梁德假手於晉長驅入汴朱氏若無人焉乃梁之自滅豈晉能滅之乎莊宗得之也易故其志遂驕卽位之初不思建國經邦內寵嬖后外罷兵備而溺於伶人至使爲刺史復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縱令害民至甘受其辱而恬不爲怪蓋莊宗本非有德之主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無具也故君臨天下以位

爲戲汲汲於聲色惟恐不足由素不聞賢人君子之教故也卒之身殁伶人之手豈不哀哉嗚呼使莊宗立法垂紀貽厥孫謀加以賢明之嗣則天下之亂庶幾可弭而一得志則寵女色比頑童當艱難之際其英武之資幾與唐太宗相侔而暇逸之日貞觀同光之政相去天淵宜乎僖昭之世幾敗而猶存而後唐之業至於一敗塗地可慨也夫

唐莊宗論

人君馭天下之道當守之以正行之以仁親君子遠小人未有不享國久長者也開創之主不得不用干戈以定四方然既定之後當休兵息民則垂緒無窮若以亂易亂是亡秦覆轍烏足濟哉余讀五代史觀其得國之由惟後唐差勝然不旋踵亦亡由莊宗爭戰之才有餘創垂之道不足故也夫後唐出於沙陁本姓朱邪自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平龐勛克用復京

邑有功遂據晉方拒朝命亦不爲無罪然較之朱温賢且遠矣莊宗幼起於沙場百戰之間克用歿嗣爲晉王仗大義以號令天下糾率鎮定欲滅梁而興復唐室外有周德威李嗣源將兵內有張承業經營軍費其志亦大矣其名亦正矣莊宗身臨行陳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既滅燕志漸驕胡柳陂之役周德威敗死而再戰大捷後得傳國寶陰有稱帝之志雖稱天祐亦虛名而已張承業齎憤以歿益無所忌遂

稱帝號蓋非心乎唐者明矣莊宗初志豈欲混一區宇安民和衆哉亦不過偏安一隅耳而天厭梁德假手於晉長驅入汴朱氏若無人焉乃梁之自滅豈晉能滅之乎莊宗得之也易故其志遂驕即位之初不思建國經邦內寵嬖后外罷兵備而溺於伶人至使爲刺史復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縱令害民至甘受其辱而恬不爲怪蓋莊宗本非有德之主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無具也故君臨天下以位

為戲汲汲於聲色惟恐不足由素不聞賢人君子之教故也卒之身歿伶人之手豈不哀哉嗚呼使莊宗立法垂紀貽厥孫謀加以賢明之嗣則天下之亂庶幾可弭而一得志則寵女色比頑童當艱難之際其英武之資幾與唐太宗相侔而暇逸之日貞觀同光之政相去天淵宜乎僖昭之世幾敗而猶存而後唐之業至於一敗塗地可慨也夫

曹參守法論

秦失其鹿英雄並起沛公仗大義西入關釋子嬰三章之約恢乎帝王之量掃秦苛法首任三傑豁達大度故能合天下為一以仁義易暴戾此其所以興漢業也帝任蕭何為相可謂知人何從帝起自布衣觀其初入關時獨先收秦律令圖書藏之其規模已宏遠矣及帝定中原而何遂當大任內撫百姓外扞強敵收巴蜀定三秦漢興何之功居第一其為相也悉

本養民以致賢之意收息黎元故天下以治及何歿
惠帝以曹參代參以中涓從高帝被堅執銳戰克攻
取故功次何及代何爲相一遵何治法無所變更此
參之卓識不可及也夫秦以暴虐得天下生靈塗炭
民不聊生故天下豪傑並起而漢楚爲最雄項羽有
范增不能用不知人矣弑義帝矯殺卿子冠軍阬秦
降卒殺孺子嬰所謂以暴易暴其勢必敗漢以仁義
得天下誅除暴亂與民休息所以建數百載之隆基

也曹參能不改蕭何之善政是知己之不如何何之良法不可易故輔幼主而事呂后天下相安於無事者乃治道貴淸淨而民自定之功也至於日飲醇酒不視事非沈酣廢法正參之自量不及何又深知法令旣明遵守勿失已成垂拱之治而變何之故法必至紊亂不可以已故託此以絕紛更之論此淸淨寧一之歌所由傳之千載耳夫參以武功爲相能知天下之大勢守前人之良法保治誠民度德量力雖呂

后亦不敢妄生覬覦及參歿漢室內亂賴平勃安劉
民心不變亦猶念蕭曹之餘澤乎惜乎參相不久遂
成呂后之禍參不死呂后不用事又豈僅舉孝弟力
田省妨吏民決令除挾書律而已嗚呼參眞賢也哉

文公閏月不告朔論

王政以授時爲要堯之命羲和曰敬授人時舜之齊七政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其敬天道厚民生之心若合符節三正迭建皆識天時得天心而有天下也周衰王政不行於列國魯自周公伯禽開國以來世奉周禮日南至登觀臺而書雲物月必告朔敬天即所以尊王也至於文公即位多所怠忽僖公薨踰七月之久乃塟而事親之道廢矣公之元年閏三月

按周正閏當在僖公末年所謂歸餘於終也誤於三月置閏不授時矣聽夏父弗忌之言逆祀僖公而大本亂矣至於六年閏月不告朔更有甚焉鄭康成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此欽若授時之大法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夫告朔之禮大矣歲首行之謂之朝正每月朔行之謂之告朔即以此日聽政謂之視朔正朔頒於天子所以示天下尊君之禮告朔行於祖廟所

以示天下尊祖之禮人君設官分職以治民一日二日萬幾若明有所不照力有所不堪勢必至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事之紊亂政之紕繆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還坐正位會羣臣以議大政開明堂以斷大事諸侯特羊以告廟皮弁以聽朔所以明公正之權顯衆以斷之故天下以治萬民以察也文公怠不告朔則庶政廢弛爵之舊禮由是而廢矣敬天尊祖人君之切要而文公

乃慢忽若是大不可也十六年夏公四不視朔疾也其後三家專政凌逼公室季氏逐昭公出哀公君臣之道不行視朔之禮遂廢其端皆由文公始也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我愛其禮聖人筆之於經邱明申之於傳直書以非禮所以儆戒後世人君之怠於政者其意深哉

安劉必勃論

人君所以得天下者在於知人而善任蓋人不易知而知人尤不易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三代之明君未有不用賢才而成治者也漢繼暴秦奄有四海高帝仗大義首任三良又得曹參王陵平勃諸人爲輔帝豁達大度以誠待下故艱難辛苦共成帝業後呂后請遺命問誰可爲相高祖歷數諸臣而歸於周勃厚重少文安劉者必勃一語高帝知人之明燭

照後世是漢之安非安於勃實安於帝之一言早已知呂后之包貯險心欲危劉氏而天下之歸漢也久矣但得一器力深厚之人審持其局而逆折之遂足戡定其亂措諸磐石之安帝之智深勇沉即出定秦除項以有漢天下之神筭也故安漢必勃而所以使漢之天下危而即安則帝之自爲也夫后非不欲圖社稷也懼諸大臣宿將未敢擅動惠帝奄歿陳平誤聽辟彊言拜呂台呂産爲將諸呂之權日盛當此之

時人心惶惶天下欲動平雖有智亦無如之何而勃非無策以救天下也其深謀遠慮求爲萬全之計待時而發耳其後陳平聽陸賈計交驩於大尉與朱虛侯合謀以討諸呂而勃乃首倡大義軍中皆左袒首誅呂產次誅呂更始而諸呂相繼殄滅迎立代王是爲文帝天下大治勃之功也夫勃以武夫從高帝起自布衣百戰百克其歷艱難帝深知勃故厚待之而勃受帝之知竭忠盡力翦呂安劉之策固已審之又

審故持節孤身入北軍一呼衆應先斬其魁而後剿
其餘黨以一人之力卒定太平不戰而功成非勃之
厚重其孰能之乎是故高帝知人之明高世獨絕安
劉必勃一語誠千古英明洞達之卓論也後人以帝
不能制呂后親覩其矯殺韓信漸以釀成諸呂之禍
以帝能制亂於未發之先而不能弭患於房闥之近
深爲帝惜是能皆人之失而未能師人堅確不磨之
至計也故尙論者當究其大源覘其要斷毋𡲆𡲆焉

徒跡其跡以爲崇論鴻議也

漢光武宣布圖讖論

自古帝王應運而興必有受命之符或以協謀天心或以攝服羣力蓋王霸雜用之然皆用之於草昧創業之際及承平之後闕而不講可也漢光武既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及建武中元汲汲宣布於天下可謂不務其本而闇於理矣三代之興未聞有圖讖之說然祝融降於崇山檮杌次於丕山白魚入於王舟有火覆於王屋流爲烏雜出傳記而六經不道至

讖緯之紛紛又其後起也秦政併吞六國乃有陳倉金虎河圖赤龍之文當其時陳涉吳廣持白梃狐鳴鬼呼而天下響應高帝起於亭長斬白蛇於山中而衆皆用命又言沛中有天子氣始皇之妖夢是踐天下終歸於赤帝子也及莽賊竊國漢祚中衰緜平帝而立孺子嬰居攝踐祚尚不敢奪取天下以人心未順也故假借符命作圖讖顯然正位當時天下之大億兆之衆爲賊莽愚弄遂尊稱之誠可悲夫按金匱

封拜其黨與皆人爲之而非眞受命之符也其後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欲借此以服人心無何光武起兵舂陵助更始滅王莽帝之立也亦因赤伏符天下大定制度中興乃復用此以決機務治天下則大謬矣夫神器有命終歸有德以德守之可以長久未聞信邪僻之說而能正人心者也當漢祚爲莽潛移人人惑於符命光武借此以興亦收攝人心服天下之一術耳然間關百戰出入行陣非不戰而

功成惟以詐偽得之也夫怪奇之說聖人不語以其荒誕不經非有仁義道德之實而亂臣賊子往往藉此以圖天下非徒無益而有害也光武中興令辟觀其三大政之措施則度越文景矣不俟武功加意文學則邁於武宣矣不務誅討保全功臣亦勝於高帝矣而惟信讖終身弗忘於垂老之際尚勤勤宣布於天下深爲帝惜之以帝聰明英武之資豈不知圖讖非經亂由此起而乃罪桓譚謂之非聖無法耶當帝

之初自知用圖讖借券之符命以興者也及正位九有尤嘗屏除邪說以杜患源乃反崇尙之豈不慮及奸宄之徒亦可以因此而起爲害甚鉅賴漢之餘德流於人心垂二百年之基業然康成大儒猶以讖緯註經甚矣邪說之害正也綱目書之所以深著其失以爲天下後世戒也夫

君子小人論

欽命題

臣聞人之秉性無殊而其習則相遠是以君子小人分焉君子者其性根於天學日精而德益著不求見聞於人而自顯若徒博君子之名則爲僞君子矣小人者心蔽於私惑日深而德益漓惟欲售知於人而自欺加之以疾君子之實益流爲眞小人矣然而君子小人之辨至不易也人同一心也而孰爲君子孰爲小人惟其中有義利之分故不容於淆混夫外博

虛譽待人接物之際盎然謙和籠絡衆人而心懷反
側挾詐懷私鮮不爲蒙蔽也辨之之道必存虛受之
心夫虛中者無我也無我則無難知之人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彼之所欺飾罕能逃
於洞燭也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當其進言於朝廷此
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未嘗不悅於心而易受也其
孰爲德孰爲非德不能辨也惟內主於誠執兩用中
斯不難於辨別也世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惟於眞

僞之際辨之既明則君子之徒固並進而無遺而小人之餙爲君子者亦不能以倖免矣欽惟

皇父勤政愛民孜孜不倦而於用人之道尤致精詳惟深恐用人之難而於君子小人之辨三致意焉此

大公無我之

聖心足以立萬世彰癉之極者也

損益論

易彖象論損益之理而修身治平之道備人君代天治民使其各安所生以固邦本不外乎理財用人夫理財用人之要莫善於藏富於民莫不善於苛求聚斂爲上者節其所用而益其下儆官以釐弊吏以廉則民說无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益下非損也實自益耳若困民之生加賦誅求用聚斂之臣盡民財以奉己至於國本空虛民財乏竭非損其下也實自損

耳此發於政事者也以一身而言則人稟天理俱存

良知一爲忿欲所蔽鮮不昏亂必克去己私懲忿窒

欲而虛受人之嘉言忠告是自損之道即自益之理

也人苦不自知其過旣知而不能改故益之大象曰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蓋益之道無方是樂善不倦也

夫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無心於天地故其益

无方焉聖人有心於萬物而萬物咸歸心於聖人故

其益莫大焉然裁成輔相者又在乎得賢才以助之

一人之見聞安能徧天下之事物必藉人之有餘以益己之不足旣受其益則吾之所不足者自損去之矣損益之道相爲表裏互相發明者也聖人示象於損下之道取必有時用必有節故示以二簋用享之意卽大禹克儉文王卑服之謂也若暴歛橫征民心渙散則天命去之矣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未有民不安而君安亦未有民安而君不安者也仁君視民如子雖有上下之分而咸有一德呼吸相關不惟

不損其民實不忍損民也如父自損其子有是理乎
故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未有不治
者也如是則保民无疆上下交相助益人君端拱無
爲於上緝熙日新不自盈滿與天地合其德損益之
道豈淺鮮也哉

節儉論　御試

儉美德也古昔帝王莫不崇儉則治然儉貴乎有節而節用又以愛人為本非所謂聚斂掊克也夫治國者理財為要足食足兵非用財乎是所當用而不應節也宮室服御備物而已若是巧為侈耗國正用是所當節也而又必以勤政親賢之念主於中得其當止之道無過不及矣治天下者先言節儉創業之君茅茨土階不期儉而自儉守成之主安富尊榮易至

於驕奢而怠心生敬念懈政不綱矣洪惟
龍興東海甲奮十三混一海宇敬瞻
盛京故宮不斲不雕葛燈土壁萬世景仰欽惟
帝政裁汰冗費於養民之實惠不惜帑金
普免天下錢糧於用兵之賞勸又數千萬內外臣民
涵泳
聖德而
躬行節儉法

先啟後垂念深遠
聖人執中建極無所偏倚以節儉爲政本以
祖宗之心爲
心斯可以開萬年之鴻規用溥渥澤於無涯也夫